



東山志卷之十

賦

山居賦 此篇攷之宋書多缺文

謝靈運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無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游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

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  
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  
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  
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  
故物為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宮非  
縉雲之館衢室豈放勳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  
文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游嘉陶朱之鼓棹廼語種以免憂判  
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畱孰知牽犬之路既寡聽雀之塗何

由於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弊宮室以瑤璇  
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缺於巖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

市朝而寒暑均也雖是築構而飭朴兩逝昔仲長願言流水高  
山應璩作書邛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

鈇裁木為  
器曰鈇 櫬裂帛為  
衣曰櫬

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

之蒼蔚惜事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  
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遯之所游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  
於兼求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徽

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畫高樓  
之意得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  
以乘閒愧班生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  
而俱旋謝平生於知游捷清曠於山川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  
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歎跨紆縈繚聯和亘側直  
齊平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豁南谷石塚石滂閔劓黃竹決飛泉  
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悠於近瀆近南則  
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崿崩飛於東峭槃傍

薄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近西則楊賓

二江接名

峯唐皇

山名連縱斜也

室壁

石室之壁

帶豁曾孤

二山名

臨江竹緣浦以被

絲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近北則二巫  
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

二山名

分表引修隄之逶迤吐泉

流之浩漶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遠東則天台桐栢方

石太平二韭四明五輿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凌

石橋之萋苔越榭豁之紆縈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岷漫石崒崒

對嶺龍孟

二山名

分隔入極浦而遭回迷不知其所適上欽寄而

蒙籠下深沉而澆激遠西則缺四十字

遠壯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崑嶺緬曠島嶼綢背山縱

橫以布護水迴沈而縈浥信荒極之絲眇究風波之睽合徒觀

其南術之缺生巖缺成衍缺岸測深相渚知淺洪濤滿

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

在月朔望湯、驚波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

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貳心

醉於吳客河靈懷軫於海若爾其舊居曩宅今園粉缺 槿尚

援基井具存曲術周平前後直陌轟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

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駢梁於岩麓

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闢東窻以矚近田田連岡而

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塍埒交經導渠引流脉散溝并

蔚、豐秋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

候時規節遞甄遞熟供粒食與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

資理取足於滿腹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濬

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必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  
生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旦  
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覲雲客之暫如水  
草則萍藻蘊蕪蒲芹蓀蕪菰蘋蘩蘊蘩蘊蘩蘊蘩蘊蘩蘊蘩蘊蘩  
獨芙蓉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續翻怨清香之難留  
矜盛容之易闌必克給而後塞豈蕙草之空殘卷斂與扣同弦與  
同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箏倡而湖游往唐上曲名奏而舊愛  
還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枳六根五華九

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蔭林蘭  
近雲而揚倚卷栢萬代而不殞茯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  
帶茂素繼於紫枝既住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其竹則二箭  
殊葉四苦齋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既修竦而便娟亦蕭森而  
蔚蔚露夕沾而棲陰風朝振而清氣捎玄雲以拂杪臨碧潭而  
挺翠蔑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遲鸞鷺之  
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籥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  
而防露作其木則松栢檀欒缺桐榆檟山桑也柘穀惡棟木楸

梓檉樗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瘠各隨所如榦合抱以隱  
岑杪干仞而排虛凌岡上而喬竦蔭澗下而扶疏沿長谷以傾  
柯攢積石以挿衢華映水而增光氣結風而回敷當嚴勁而蔥  
蘢承和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含萼於春初植物既載動  
類亦繁飛泳騎透胡可根源觀貌相音備削山川寒燠順節隨  
宜匪敦魚則鰻鱧鮒鱖鱣鱉鱒鱗鱉鱉鱉鱉鱉鱉鱉鱉鱉鱉鱉鱉  
色錦爛雲鮮唼藻戲浪汎苻流淵或鼓鰓而湍躍或掉尾而波  
旋鱸紫乘時以入浦鱖鮒沿瀨以出泉鳥則鷓鴣鴉鵲鷓鴣鷓鴣

相鷓鴣繡質鷓

伯勞也

鷓鴣綬章晨鳧朝集時鷓

雉也

山梁海鳥違風

朔禽避涼莢生歸北霜降客南接響雲漢侶宿江潭聆清哇以  
下聽載王子而上參薄回涉以弁翰映明壑而自耽山上則猿  
獠狸獾犴猥楔猛山下則熊羆豺虎獐鹿麇麋擲飛枝於窟崖  
蹕空絕於深硯躡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緡綸不投罟羅  
不披礪弋靡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仁傷遂欲之無崖顧弱  
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  
鮒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

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  
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  
芳園雖粹一作絳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峯異振  
錫之息肩庶鎗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而思通理匪絕  
而可溫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  
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矩規非龜非筮擇  
良選奇翦榛開迳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  
臺倚壯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喬

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  
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苦節之僧明  
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游是憇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  
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舍和理  
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  
遇之不早賤物重已棄世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異浮丘之  
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  
匪日撫雲霓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憇過巖石而披情雖未階於



至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山作水後  
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即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篁  
擿箭于谷楊勝桃也所桔秋冬藟子可食獲野有蔓草獵涉萸莫亦  
醞山清介爾景福若以木成甘以穡熟慕榘高林剥芟岩椒掘  
舊陽崖擿擗陰標畫見塞茅宵見索綯芟菰翦蒲以薦以芟既  
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樸臬備物為  
繁略載靡悉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南  
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峰參差出其

間連岫複陸成其坂衆流漑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  
兼陌近流開端凌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負蠻俱地  
名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杭北頂以葺館殿南峯以啓軒羅曾崖  
於戶裏列鏡瀾於窻前因丹霞以頽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  
之俯馳顧缺之未牽鷗鴻翻翥而莫及何但鷺雀之翩還汎

泉傍出潺湲於東檐桀鐸對峙磴礧於西雷修竹歲蕤以翳蒼  
灌木森沈以蒙茂蘿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  
柯間風露披清於嶺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面互榛櫺乘

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斃傷美物之遂化怨  
浮齡之如借眇邈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霓因以小湖鄰於其  
隈衆流所湊萬泉所回汎濫異形首必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  
歸求歸其路廼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有水途繚繞回  
圓瀾、平湖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  
然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  
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岩木映坡而結藪逢南澗以橫  
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采晨暮託星宿以知左右山川澗

石州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匪阻而是峪川  
有清而無濁石傍林而挿岩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岸  
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  
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峰則羣竦以截  
嶰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  
節而俱悅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者  
採藥救頽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  
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誠特此推北山二園

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谿澗  
森竦崖巘杏壇榛園橘林菓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  
帶谷映渚樾梅流芳於回戀枹柿被實於長浦畦町所藝含藥  
藉芳蓼戡音薺葑菲蘇薑綠葵春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  
霜寒蔥標倩以陵陰春藿吐茗以近陽弱質難恒頽齡易喪撫  
鬢生悲視顏自傷承清府之有術異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  
藥越靈波而憇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層曾同嶺之  
細辛拔幽澗之谿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安居二時

冬夏三月遠僧有未近衆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散花霏蕤  
流香飛越柝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  
生之萬理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机非獨慙於予情諒僉  
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羣紛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  
寒風兮搔眉面陽兮常熱炎先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愒曾臺兮  
陟雲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好生  
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吝景之懽分一徃之仁心拔萬族之  
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

天端觀騰翰之頽頽視鼓鯁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  
或可理攀拈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滕剖表見柱下之  
經二觀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積於道術嗟夫六藝  
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  
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筮筮夢之法風角冢宅  
算數律曆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並於今而棄音棄諸驗前識之  
喪道抱一德而不渝伊昔齟齬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  
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棲彌歷年紀

幸多暇日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

若廼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絕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  
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

廣成子誠景於崆峒許由遁晉於箕山愚公假駒以表谷涓子隱

巖以褰芳茝老某子庇蒙以織畚皓四皓棲商而願志卿長卿寢茂而

敷詞鄭子真別谷而永逝梁伯鸞去霸而之會高文通居唐而脊宇臺

孝依崖而穴墀咸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遺暨其窈窕幽深

寂寞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

蘊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蘭

東山志卷之十一

餘姚四門治文學裔孫鍾和黃驥

東山攷

孫枝吉府撰

嘉定四年三月之吉外舅冀翁陳仲子葬于會稽之東山余自  
四明來會舟出上虞曹娥江沂流上江左右皆淤沙驛道蜿蜒  
而上遇山則有磴道盤入山腰仰視亂石林立峭壁岌々將壓  
有小江出西南山委蛇至壁下與曹娥江合二江夾河如觜正  
射山壁循壁少南山忽散去地勢平行彌望蕤麥如雲林藪沃  
澤<sub>寺</sub>久不雨所在洲渚斷澗其處平湖澄泓水色緗碧野竹臥

影不娛得人幽趣不容模寫余意謝康樂過舊墅詩所謂白雲  
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或者其在于此詢之篙師師指壁之阿曰  
此入東山路也維舟亟上陟嶺岩堯里許松蘿密茂左右視無  
所覩山椒殆平有屋曰薔薇亭踞出亭中斗折百餘步頽垣敗  
甍突兀于前是為東山國慶院晉太傅廬陵文靖公故居也王  
僧肅入丈室室繪文靖祠之西偏像設故暗香火牢落敗碑斷  
碣分寸不存惟有堂曰明月軒曰白雲以為山中故事余笑曰  
二匾與山椒寄名得非誤認陳軒金陵集所載憶東山絕句真

為謫仙所作耶僧曰此古德所立見之會稽圖經及汝陰王銍  
游山記近芥隱龔養正為之粉版再書非誤余口謫仙出岷峨  
下漢沔西歷邠汾北歷燕代徂徠鍾阜皆嘗築室老于三江七  
澤兩入吳會以觀海岱胸中勝槩可謂充足唯于剡中之役終  
身口之不置如曰明月照我影送我剡谿脚著謝公屐身登  
青雲梯班、在集中而此不存必軒託其名以寫金陵崇禮鄉  
文靖植花木土山之景非是山也僧曰葛立之謂金陵餘杭皆  
有青山是則信然臧榮諸晉書言文靖游賞必以妓女從本傳

載既登台輔營壘土山與中外子孫游集今晉書移之於前  
此唐文皇御製之箋而白醉過謝公東山詩曰携妓東山去悵  
然憶謝公自此東山携妓遂為口實不知白酩酊中誤用土山  
事耳又言文靖嘗至臨安石室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即  
餘杭東西山是其處東坡蘇公賦詩曰曾携縹緲人獨上東山  
巖是又誤用土山之事于石室在二仙且尔于諸公乎何尤僧  
請置是事而問山有始寧泉相傳以為院之舊名于史亦有見  
乎曰後漢郡國志言永建四年分上虞之南鄉為始寧縣唐書

地理志高祖武德四年以剡始寧為嵊州八年州廢始寧復歸  
上虞縣在晉古籍為始寧縣非院名始寧也山居賦註曰湖三  
面阻山之閒凡五處第一谷曰石壁精舍夫以湖之南為嵊山  
則國慶院乃古之嵊山院在石壁谷中入山猶未深故靈運謂  
之第一谷亦曰舊園曰讀書齋文靖寓居會稽與高陽許詢桑  
門支遁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其地恐在於此吾觀梁  
昭明太子文選有謝靈運石壁精舍詩曰昏旦變氣幻山水含  
清如還舊園詩曰託身青雲上樓巖挹飛泉齋中讀書詩曰矧

乃得山川心迹雙寂寞環視始寧諸山皆不足當此惟自院山  
南望山水含輝高出雲表使人胃埃頓除心迹閒靜舊境儼然  
如存則岷山在其南嶠山在其北靈運有自南山徑北山詩正  
指嶠山也晉人所謂東山如戴逵居剡而弟遂以為兄屬探東  
山許詢居山陰而自謂丹陽尹劉剡曰丹陽殊勝東山謝玄欲  
從正叔臣安退身東山晉史言文靖東山之志始終不衰皆指  
會稽郡東諸山總言之即國慶院將以獨據東山之名于百世  
一下豈非以其居谷之第一而文靖始居於此歟宋書謝靈運

傳言藉祖父之貲生業甚厚門生數百僮僕數倍每出從徒數  
百人弘微傳言晉陵既歸復收叔混遺財室宇修整倉廩充實  
僮僕數百此猶是謝氏浸微時當六七貴人之無恙內而列屋  
外而塞途顧曰可以勝計斷非此谷之所能容然聞紹興境界  
行院山之在版籍者尚萬畝今谷呼為東西眺調馬路飲馬池  
固皆牧牛豎之長而院極東自絕頂趨下有山徑之蹊窅窕入  
灌莽中百年不芸而介然成路風雨之所摧剝甃甃出土由其  
勢必由所之而為鉅畦所亂不能復續計今援狄所家狐狸所



言鳥象噉噬鼯鼠飛擲處皆向時象床置笏鍾鳴鼎食之地時  
無好事者裹一月之糧披荆棘以采入其阻耳僧曰列第信可  
尋靈運自言父祖而已車騎乞解職疏曰亡叔臣安亡兄臣靖  
數月之間相繼殂背下迨稚子亦復天昏又疏曰同生七人相  
繼凋落惟臣一已孤然獨存玄自太元二年登朝至十二年疏  
十餘上始有會稽之命明年卒于郡墳在始寧固宜疏中諸喪  
與文靖之薨相先後纔數月時未出鎮疑若葬之建業矣今靈  
運傳言祖玄父瑱之塋域咸在焉必車騎親載旅櫬犯重江以

申首丘之義車騎天下士義不應獨厚于其子則兄靖與同生  
七人必昭穆相從於一山之中又鐵子邈冲子明慧同時死難  
史言兩家幾至滅門惟冲子方明逃免歸而營舉凶功歷數年  
而後畢沈約執筆褒贊以為聖世備禮亦無以加夫曰禮備於  
平世則是舉數十喪皆于始寧卜宅兆而安厝之琰與肇峻之  
遇害賊怨琰與劉牢之累挫其鋒城陷之日肆毒於其室甚慘  
天子哀其死事恤典極備優隆琰贈司空謚曰忠肅營葬五出  
朝命劉翁仲墜道始寧增隴尤多其餘歸柩雖盡見之于史如

古表曰病豫章遺弟晦書曰若得歸骨山足亦何所恨諸謝以  
獲陪先窆於始寧為榮如此即始寧之人以累朝故家兩世郡  
守亦為之共保其松楸如靈運赴永嘉過始寧詩所謂揮手告  
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粉檟毋令狐願言此言閭里之至情  
故宰木干章勿剪勿敗所以表遺愛而長存者至唐開元天寶  
間歷二百年而尚無恙李白過東山詩我妓今朝似花月他妓  
故墳荒草寒言墳而不及其妓必林莽間纍纍青塚其數未容  
遽計也今去唐又五百年豈無蓬塊之可驗亦必理伏於荆棘  
中不然方時亂離盡遭椎埋之厄矣

東山志卷之十二

餘姚庠生謝家山裔孫漢明述

謝氏家譜序

氏族之學難稽者久矣君子必質諸世本者以其原於周官小史著姓之說理當可信不誣謝氏之裔出于炎帝則世本果安在哉蓋自申伯受封于謝其地即今汝南謝城是也子孫遂以國為氏宗支蕃衍蔓延藤茂于天下若夷吾為漢鉅鹿守若衡世居陳畱陽夏晉太康初任國子祭酒來寓于越之始寧衡二子曰鮒曰裒鮒舉為長史出守豫章裒任太常卿破趙有功封

福祿洵自後若尚任豫州刺史都督軍事領鎮西將軍若奕為  
少西司馬將軍領豫州刺史掌督軍事若安始高臥東山錄此  
書事加太保贈太傅若石以破符堅功封南康郡公征西大都  
督加尚書贈司空若朗任東陽守玄領七州都督為前鋒淝水  
之捷功封康樂公加散騎常侍琰亦以功封望蔡公加右僕射  
贈司空詔任車騎將軍皆能匡晉室安社稷兼文武之偉器也  
至于鯤位右僕射峻為會稽內史靈運襲康樂公加散騎常侍  
兼秘書丞密襲封建康侯加吏部侍郎惠連幼有奇才任京城

守超宗勅授義興太守加太傅莊為光祿大夫遷右將軍眺任  
尚書郎幾卿為右丞轉侍御史肫秘書監轉尚書令瀾為吏部  
尚書加左將軍皆旋踵仕版蓋著聲績於宋齊梁陳之世時人  
論曰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溫景仁德素傳美景懋景先  
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玄暉藻繪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  
者矣豈虛語哉逮及唐季有諱偃者凡四世貞觀初對策高第  
直弘文館學士至我朝天禧末舉進士官至工部侍郎翱又九  
世矣其弟翔天聖中舉進士官翰林知制誥其孫卿材元祐初

且忍閣無轉運使從子崇元符末舉進士仕翰林院直學士至  
四世孫諤乾道末舉進士官監察御史紹熙初擢為工部尚書  
自解組歸杜門固與世接暇則焚香滄茗披閱圖史以暢心目  
一日忽有水木根源之思於是參合始寧舊譜而續修之以祭  
酒公為遷地之祖其宗派世系不敢妄附崇實錄也書名書爵  
紀事紀年所以別貴賤重出處也移徙者書名流之者入其祠  
使其生有所會死有所歸也惟謝氏自受姓以來歷世相傳無  
所倚託而亂之者參考始寧舊譜足以徵之矣始寧之間則本  
于陽夏今之會稽則祖于始寧祭酒公若上虞餘姚山陰剡溪  
諸暨台州東陽徽州南康之友則皆析于始寧世德之可稱微  
意備于史書傳紀之何其盛哉尚書公相以華胄益能明譜牒  
於千載之餘其用心之仁賢于流俗遠矣昔者蘓老泉作族譜  
引有一人之身分兩至于塗人之歎余味其言而悲之今尚書  
公之續是譜正以足老泉之意為謝氏子孫豈可不體尚書公  
之意而忽之哉

和順五年甲寅秋八月吉旦

賜進士第文林郎中書舍人彭龜年謹序

續修家譜序

古者仕皆世祿族必有宗故歷世雖遠而昭穆尊卑之序猶秩然不紊復世官祿靡常宗法亦隨以不舉苟非有譜以聯綴之則數世之復漠然如途人者勢所必至此仁人君子之所為汲汲也吾家自始祖長二愷

暨先祖光祿

公終八世兩本支繁衍族屬衆多乃至有相遇不能識者公憂之深於是旁詢博採沂沅窮源次第共列命遷錄之而宗派始

有可考惜脫稿未幾公遽棄背嗚呼痛哉承休嗣美誠不能無望于我後人爾來幾四十年奔走仕途碌碌未遑不肖之罪亦何可道今年秋冢子正有家來省奉舊譜以至乃續修而增書之抑吾始祖來自臨海臨海之姓八疊榷木為著實出宋太傅惠正公惠正公之宗又自會稽文靖公而傳先祖作譜時以世代遼邈譜系湮蕪莫可究詰故直斷自所知遷入仕八疊宗人持譜來視始得考其詳然復世子孫能自樹立以不墜先緒斯元美矣惟吾族人既多不能無貧乏者先祖嘗欲為義庄以賙

給之兩力不逮故特錄范氏劉氏義田義學諸記於譜前以致  
意遷佩服遺訓固敢失墜顧向以祿入未豐因循久矣頃歲丁  
先夫人憂還家嘗稟命先考欲給以茹墟莊田兩田以畝計者  
尚未盈百自復叨冒陞進受祿稍贏更務節縮始可以成先志  
耳蓋吾族人雖多頗能自力惟凶歉之歲或新穀未升之時其  
窘甚者得三五石多不過十石之濟則可以無饑矣與夫死  
喪之戚及婚嫁之不能舉者視吾之所入而均給之義學延師  
之費亦于是取焉是蓋量吾力之所能圖可久而不替耳若視

諸范氏劉氏之規則可愧甚矣雖然范氏義田所以能成其美  
者亦賴克夫克為之後吾薄劣無似誠不敢妄希先賢吾子孫  
能以范氏之後自期待推吾意而廣之以終吾先祖之休德則  
亦豈非予之所望也哉

正德元年歲次丙寅八月中秋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孫男遷百拜謹書

續修家譜序

大國有史家有乘譜之謂也譜也者所以誌本源紀淑慝而垂

之懲于不朽者也是故君子之於譜也觀淑而知所勸觀慝而知所懲勸懲備而修齊之道昭孝弟之義彰啓後之規裕奚奚  
帝曰溯其源別其流而使脉絡可攷遠近可証貴賤隱顯有可  
明也而後謂之譜也哉顧我謝氏肇自宗周盛于晉宋及我  
皇明宗支蕃衍渙漫四方有若秦越人之不相識者是以譜系  
寧能不以時續哉敏行庸鄙不足以敘此然觀今思昔恍若接  
遺容於千百載上有不容已於言者敢僭為之敘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追惟祖宗以來條分縷析鑿乎可攷厥祖諱衡者值

永嘉之亂自陳留避地於越之始寧在大康時常以文章節義  
為國士倡積功累德厥亦懋矣曾不數傳而文靖公生焉隱則  
繫蒼生之望出則任國家之危雅量沉幾折衝樽俎其所以光  
裕前後者何如也時則有若內舉不避共成淝水之勲松栢後  
凋自附子房之義而矧又有如池塘夢草不負奇才之稱者乎  
究其所居實有同宗而異地者石則居撫州康居和州汪居剡  
鄒一鄒二居東陽剡江仁裕居上蔡厚一居蕭山涯居台州異  
石以右嘗居諸暨謝塢濤居富陽集居廣州城西魁林坊街北



居徽州克家居黃巖之三童克俊居果州孰非文靖諸公之  
所遺者即由唐而宋如對策高第而弘文直事如舉進士而翰  
林制誥代不乏人厥後有祖諱闡者其五世祖造嘗知台州廼  
自上虞徙居焉爵封秦國常以忠厚文行為子孫式積功累德  
厥亦懋矣曾不數傳而惠正公生焉發迹名科懋著大節總百  
揆而社稷底寧扶正學而善類是賴其所以光裕前後者何如  
也時則有若孝友克全篤生賢淑以母儀乎天下忠貞之節至  
死不變以擬節于首陽矧又有如切問近思之學足傳道脉之

統者乎其流之裔若波居會稽濤居餘姚諤居臨江新喻崑居  
山陰崙居會稽瑀居上虞夏蓋山潰居古杭尺岸鑰居下埭謚  
居黃巖甌窰鎰居海南石塘鎡居黃巖西橋蓋老居宣城石板  
橋龍珍徙居規橋孰非惠正諸公之所遺者即由宋而元中華  
既湮指人思邈有祖諱長二者奉理宗皇后之詔遂自臨海避  
亂于姚之四門其孫因名還者回者尚懷首丘之思傳之高大  
父諱瑩者寬仁仗義慷慨有大志嘗同江右一夔公之父諱仁  
曰諤賊沙元活脅從數萬一夔公即大魁天下謚文莊至今祀

二日絲後裔賢無計若我高祖積功累德又不啻晉宋之祖  
也曾不再傳而文正公生焉以文章大魁天下以道德匡濟四  
朝刺斥權鑿而剛毅獨持勿居寵利而完名全節其所以先前  
其所以裕後又何如也時則有若石厓公之政事嚴辦茅山公  
之孝友純篤汝湖公之文學超邁若長男志望之攘夷矢志廟  
廟褒忠而矧又食祿叨榮雜沓鱗萃者乎其散處者若廣四楚  
善居慎居簡各居古杭永一永三永四成居淮安琳十六居汪  
湖四谿天祿桂十二桂十四俱各寓松江之沈巷村道義住蘇

州閭門旦昂瑤三瑤五鏜鉷銘俱徙居古杭及賣魚橋良弓山  
東滋陽縣庠生細觀理九旦顯行昌十二華錦洪富鸞鷗喆四  
昕天祿明昇九霄俱徙居古杭雖遠近異處孰非文正公之共  
派者耶夫有盛德有大功如三府君者有以培其基則其子孫  
如三太傅者信有以沐其餘慶也否則有陳留而已烏知有臨  
海有臨海而已烏知有四門哉君子思之當毅然知所勸矣抑  
攷古之世系唐虞三代之後最為絲盛何者盛德之後必及百  
二故耳歛行滿稽列祖而竊遡窮之意其有功德之最著者乎

古夷吾為漢鉅鹿守仁政覃敷似為近之說者猶不以為然蓋自我始封之祖申伯與仲山甫之徒順天下更失禮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而風諸侯復宗周室則所以弼亮宣王而成中興之駿烈者班班可紀而又遠矣其始實淡帝之裔則其功其德所以貽翼後人者又何如也故後之子孫能念先人之遺澤修其慝而進於淑昭明其令德懋績其丕績焉則啓家之始祖謂之猶存可也先裕之後昆謂猶有所俟亦可也其於懲勸之義不亦庶幾乎哉嗚呼歷闕往古其間名世者不可枚舉第以

文靖有大功於晉惠正有大功於宋文正有大功於我

皇明故首舉以為激勸後人之基耳夫自祖續至長二府君為前集自長二府君徙居四門為後集凡我同宗比而觀之謝氏譜也繹思本源遐邇一致豈得目為秦越也耶至若將來者皆知所鑑而不負積善之義則慶鍾流長又當有續集云

萬曆四年歲次丙子六月丁丑日四十五世孫太常寺少卿管尚寶司事敏行頓首百拜謹書

三大傳傳序

本聞之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芳垂名匪人不記是以太史公  
欲有所論著不能無待於其子遠而文武之德周召之風太王  
王季之思慮非周公孰能論歌之我師少宰汝翁寔晉太傅文  
靖公之後至徙吾姚而譜志多闕之者文正公頗有遺憾焉茲  
者旁搜博訪舊乘乃出遂使千二百餘年之間支分派別世次  
明甚於乎此豈偶然哉得無待于我師耶本歸自南雍晉謁我  
師師曰水有源木有本其誰能忘之幸存茲乘天其將昭吾謝  
氏之宗乎乃指乘以語本曰此吾始祖晉太傅文靖公也其後

二十有五傳則為宋太傅惠正公又十有五傳則為我文正公  
嗟夫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予之責也三太傅各有傳子盍為  
我考選而整齊之乎將刻諸家塾俾予後世日諷論之庶幾無  
忘乎先人本乃作而言曰我師有周公之志乎雖然文靖公雅  
量重望以談笑却符堅陰折桓溫之奸惠正公純懿詳練以持  
正救朱熹陰折韓侂胄開邊之釁文正公碩德元老以直道事  
四朝顯奪逆瑾之謀心源相續聞世迭出功留竹帛光昭宇宙  
至今論其人述其事莫不悚然景行焉古所謂社稷之臣也由

是觀之茲豈特發揚至德為謝氏光哉使天下後世為人臣子者誦之曰不三太傅若則弗臣不汝湖若則弗子關諸世教不淺矣

少傅呂本撰

東山志卷之十三

謝氏宗譜傳

古學張廷璧撰

按謝之先周宣王封申伯于謝後以國為姓秦季隱顯莫考漢子儀者治春秋為世名儒諱夷吾字堯卿者永平間拜鉅鹿守第五倫班固為文以薦之曰才兼四科行包三德誠社稷之元龜曾孫潭吳處士也會稽守欲召為功曹不至曰龍以屈伸為神鳳以嘉鳴為瑞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深淵乎續子鯤仕晉為豫章守世居紹興鯤子尚裒子安尚字仁祖八歲有神悟

檀鎮西將軍其子眺有勲功爵建昌侯食邑五百戶奕為豫章  
刺史長子朗次子玄字幼度淝水之捷封康樂公安字安石太  
元中錄尚書加太傅謚文靖其子琰琰子混字叔原三世為僕  
射眺子密字宏微襲父爵與姪靈運徙居烏衣巷聚書千卷以  
文自娛其子莊字希逸文帝見而異之曰藍田生玉豈虛語哉  
遷右將軍莊子朏字敬元十歲能屬文領秘書監齊受禪不屈  
梁初為尚書令玄子瑒瑒子靈運仕永嘉守世稱康樂先生其  
孫超宗生幾卿能清辯時稱神童游國學授侍御史長子汶次

子約字歸約任太理評事寓居城父子仁裕字德喜為蔡壯五  
縣都巡檢使家上蔡之安仁里三子處休為衛州判處玘員外  
郎處躬贊善大夫休生巡轄寶融融生少保寬寬生少保誥誥  
五子長良夫治書次良弼贈太師良佐業受二程得道統之傳  
號上蔡先生謚文肅良弼子克家叅知政事陽夏公扈宗南渡  
舉家徙台散居臨海黃巖子姓日蕃蔓延而派居者六爵封而  
食者三恩祀而廟食者五德業相承簪纓不絕矣諱偃者唐貞  
觀時對策弘文館直學士十世孫升俊字成彥官朝請大夫贈

少保居台之櫻珠巷子廓然參知政事加少師謚恭敏其子周  
卿中散大夫子姓三世為郡守牧伯科第傳芳衣冠繼美矣諱  
闡者自越遷于台之下渡歷太師景之生丞相益國公深甫子  
采伯節度使加少保生奕修為郡守桀伯任推官生子堂參政  
及理宗后相輔勲功椒房國戚世贈以王爵之榮恩光奕葉矣  
自非譜以記之何以知其然哉嗟夫始於漢之河南陽夏盛於  
晉之江左越城宋元以來萃集於台後先相繼隱顯昭然隱居  
而自逸者以道德鳴世亦多聞人顯如約之一派參議傑少卿  
公及文章政事維持世道繼陽夏而興有功於當時足傳于後  
世監岳公敷經大理公郵受業於晦菴之門與真西山友善篤  
志克治皆足以振起文肅之緒其各孤位將相奠邦國澤兆民  
繼文靖康樂而興者代有名臣猗歟休哉是誠王侯之裔聖賢  
之後譬之瓊林玉樹孰得而比倫哉謹書先世之美以為後人  
勸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謝之後尚其勗諸尚其勗諸

豫章梓沙王諫書

予觀周有天下周公反覆曉告其君必遠尊后稷嘗私疑之及

觀禮經君子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然後知周公之意  
真元聖哉夫稱親之善可以作孝推善必於遠祖其義又可知  
已安石身係東晉安危載在東晉史冊明若觀火無容再加振  
暴謝子干仁乃列為年譜詳書備深何哉蓋周家近有文武相  
繼以興王業而周公不忘后稷謝氏近有文正汝翁以相業輝  
映于

朝而于仁不忘文靖究其志誠有近於希聖者也昔王寶仲有  
言東晉宰相風流惟有謝安予竊以為不然方安石與羲之許  
詢支遁往來山中畧無處世意及弟萬下世始復有仕進之志  
卒之大捷淮淝再造王室此其出處真有得於聖賢時中之道  
矣惡得槩以風流目之是則于仁遠有所慕之意也偶觀譜因  
書此以識



東山志卷之十四

疏

謝安求北征疏

自運遭陽九二帝北狩文華之區委於豺犬故宗廟宮室丘墟  
百年前日符堅送死邊陲狼狽奔越今茲哀詔請命天其或者  
將以一天下降休于國家臣請竭駑末帥師北征須經置畧定  
臣則乞骸還東誓畢素志

謝玄求歸疏

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為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臺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霧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臣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已形於文旨違於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臣

叔臣安曰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雅子尋復天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斃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括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感境為耻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夙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孰狗常儀實由有愧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鳴於所司木石猶感而况臣乎願將

身不良動與覺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藩淮側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無損今者愒愒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後接寧可臥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為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重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脩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覩墳棺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

又上疏

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已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為欲拯其求生之志未能自分於灰土悽々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霽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

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謝遷  
謹

奏為謝

恩事臣遷伏蒙

聖恩賜勅遣官存問并

賜羊酒官廩與隸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受竊念臣本菲  
才誤蒙

孝宗敬皇帝知遇之隆顧託之重欲圖報稱勉竭庸庸不自知  
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術輔導罔効引身退避杜門省  
愆俯仰懷慚罪積難逭分與草木同腐幸而溝壑未填茲  
者伏遇

皇帝陛下天啓聖明嗣承大統一新萬化雷動風行凡在疲困  
之徒咸遂更生之願如臣衰朽特軫

聖慈不加負 國之誅重

錫優老之典

寵命下及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無圖報之日惟有一

言獻納庶幾少効涓埃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  
乃有獲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此誠告君之至言  
為君之要道也自今觀之所謂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謨  
訓誥及諸經史之所載者是已成憲者

聖祖神宗之典章法度凡今諸司之所職者是已仰惟

陛下聖性之睿哲固出於生知而聖德之成就必資於問學

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陶涵養者在是燕閒之時尤宜

博覽羣籍以廣見聞苟有疑義難明即 召勸講之臣面

賜質問務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之功則

聖學緝熙而

聖德之成可以追蹤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我

朝

祖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以常行奈何

世遠人亡政久弊積漸失其初者有矣 聽覽之際謂宜

申飭百司講求成憲苟有空礙難行即 召執政之臣面

加商確務合舊制究詰舛訛之端振革廢弛之弊則

聖政有恒而

聖治之成可以紹休

聖祖神宗之盛垂裕於無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要臣故特舉君道之至要以裨

聰明之萬一其它軍民利病政治缺失

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况以言為職者林立於廷必能為陛下次第陳之惟望 留神省覽兼聽廣納不以踈賤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且受 恩深重不勝瞻仰懇切之至為此

具本專令長男謝正齋抱赴奏

聞伏候

勅旨

嘉靖元年五月十二日奉

聖旨卿輔佐 先朝直節忠言天下傳誦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方將起用特先存問覽奏具悉忠愛至意宜善自頤養以副眷懷還蔭卿子謝正做中書舍人同時守正

被害大學士劉健尚書韓文有無恩蔭吏部還照

詔旨查了來說

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謝遷

謹

奏為懇陳愚悃乞

賜殘骸事臣以老病乞休再四陳懇伏蒙

聖旨朕以卿

先朝耆舊况輔臣所薦特虛席以待其所倚毗非輕望以匡弼

朕躬贊襄化理卿屢為辭固欲求去大臣事君當以竭

誠盡心為忠舍邪從正為本庶可引君當道為善治以福

斯民卿宿儒博學理慾公私豈不曉然可勿以去為詞即

出辦事副朕求舊召用之意欽此臣聞

命驚惶不勝感泣

皇上所以俯念老臣者

禮遇優崇慰諭諄切

天高地厚之

恩有隆無替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臣遵奉

聖諭敢不痛自脩省仰承

德音即欲勉強供職圖効涓埃奈臣犬馬之年已及八十元氣  
虛耗病疾交侵手顫足痿目昏耳聾痰鬱氣逆胸膈痞懣  
而眩暈顛仆時切懷憂朝夕不能自保恐難久於人世此  
臣之所自知而急欲求去者也若年力尚可支持而崇飾  
虛詞苟求安便則臣之罪無所逃矣恭惟

皇上好生之德真同

天地優老之仁遠邁帝王臣是以敢冒昧陳懇煩瀆

宸聰伏望

聖慈曲垂矜憫早

賜允俞俾臣垂盡之齡得全歸於丘壑而未朽之骸不隕越  
於道路則臣雖不能圖報於生前亦當感

恩於地下矣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臣謝遷謹  
奏為謝

恩事臣以衰老病憊懇乞歸休荷蒙

聖慈憫念特

賜俞允而

寵禮優渥體卹周備已不勝感激今日早

陛辭復蒙

加賜白金襲衣文綺寶鏹以為歸榮

聖主所以惠養老臣者無所不用其至誠

天高地厚之恩也臣稽首頓首拜受訖顧臣桑榆景迫已無圖

報之日即今違離

闕廷徒切戀慕惟迴瞻

北極祝

聖壽於萬年尤願

慶協

前星繇本支於億世此臣區區犬馬之忱沒齒不能少忘也

謹具本稱謝以

聞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臣謝遷謹  
奏為謝

恩事嘉靖七年閏十月初六日臣本府官欽遵

詔旨恩例備綵帛羊酒來家問勞

天寵光被閭里歡騰臣不勝感戴謹稽首頓首登拜領受訖恭  
惟

皇上

孝治天下

尊親爰舉 彝章加崇 徽號又推

廣孝之道誕敷 錫類之仁 詔示萬方

恩覃庶類甚盛典也臣以衰朽之質荷

涵育之慈方遂歸休躬逢

嘉會濫叨 殊錫夙出常倫何幸如之愧不能趨覲

闕廷隨班慶賀徒仰瞻

宸極馳情祝頌而已伏願

皇上純嘏

天錫益隆 至養於萬年

聖治日新永得歡心於萬國臣不勝懇悃之至為此具本令弟

謝遜賫抱赴 京謝

恩謹具奏

聞

嘉靖丁亥五月乙丑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臣謝遷謹

題臣以衰病乞休連日在告不獲瞻覩

天顏時切戀慕昨日同官楊一清傳示

聖諭令臣贊和

皇上去年所述聽講大學衍義

宸韻竊思臣其時雖未與侍從之列今乃幸備員何敢以不敏

退託謹勉賀一首進

呈顧庸劣昏耄言不成章無任戰汗伏願

皇上深味衍義之旨允迪大學之序以懋隆治平之休天下幸甚

應制

聖功本資學求道學所先道具人一心大學出於天進修必有序治化乃均平大學本綱目燦然羅目前功至德自固外物詎能遷宋儒奧禮義由未窮其顛吾

皇勇緝熙光明大始然儒臣日分直勸講無間焉

聖心契妙理春容發長篇臣愚續贊和微衷罄勤拳

嘉靖六年除夕

少傅兼太子太傅石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臣謝遷恭和一章

應制

宇宙三陽泰衣冠萬國來

皇圖真永固

聖德厚無培麗日無私照

明廷足俊才老臣愧朽拙遭遇亦奇哉

東山志卷之十五

書

安石遺支遁書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刻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  
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々觸事惆悵惟遲君永以晤  
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  
刻而醫藥不同思必此緣副其積想也

臨川帖

奈何奈何臨川棲閣

王羲之與謝萬石書

古之辭世者或髮陽狂或汚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  
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  
令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  
目前雖德無殊邈猶欲教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今舉  
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拜  
行田視地利願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飲譟雖不能

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  
可勝言耶常依控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  
志願盡於此也

謝玄與弟姊書

此二日東行游步園中已極有在家湖行模也姊想觸此亦少  
有可散

與兄書

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

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又與兄書

昨日疏成後出手所獲魚以為二坩鮓今奉送

謝靈運與弟書

聞惡道谿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惡道歎其奇

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李白詩遠尋惡谿去不憚惡谿途聞李北海灘聞謝康樂當以此書入註乃見其

事今本灘誤作巖

又與弟書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蠓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與廬陵王義真牋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答范特進書

辱告慍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此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饑渴山澗幽阻音塵濶絕忽見諸讚歎慍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褶增懷輒如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

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隻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

獸於心聊申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

少宰不致當道東

海村側聞使節東渡不能候謁罪歎罪歎東山為先太傅文靖公所遺雖三尺童子皆知之固有不待辯者第近日毀墓一事頗與中峯閔涉衆族赴義勢不能止且當道諸公論議不一若有以激之者是不可不預告左右以為之防也萬一衆有逞其迫情者律以春秋責備不肖安所逃哉謹以東山攷略奉覽



東山志卷之十五終

東山志卷之十六

記

游東山記

會稽郡東百里曰曹娥江又曰東小江其南則晉太傅文靖謝  
公安石故宅東山也巋然出衆峯間拱揖蔽虧如鸞鳳飛舞山  
林深鬱望不可見迨至山下於千嶂掩抱間微徑循石路而上  
今為國慶禪院即文靖故居也絕頂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  
二堂址至此山川始覺軒豁呈露萬峯林立下視煙海渺然水

天口萬里雲景也文靖樂居其在茲乎山半有薔薇洞相傳文靖携妓游戲之地雖蔓草荒寒然古色不改宛有六朝氣象僕以紹興七年六月往剡中繫舟山下盡室游焉任持僧思覺問僕東山之名衆多因告之曰此乃文靖東山而他處則非也晉史王羲之初授浙江便有終焉之意樂會稽佳山水時文靖亦居焉與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皆有舊居在會稽何獨於文靖疑焉則東山在會稽一也圖經引會稽先賢傳載文靖舊居為寺則東山在會稽二也史言文靖寓會稽與許詢輩出則漁

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拒絕范汪之薦與羲之棲遲東土舊名猶存則東山在會稽三也史又言文靖屢違旨高臥東山桓溫請為司馬始發新亭諸人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蓋文靖從桓溫之請始去會稽則東山在會稽四也又言東海戴逵勵操東山其弟遂答文靖言家兄不改其樂方文靖時逵居剡谿據史則逵亦同寓東山東山距剡甚近則東山在會稽五也史又言文靖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欲造泛海之裝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焉是時晉都金陵自江泛海今東

山正在海濱則東山在會稽六也劉義慶言支遁以文靖屢至  
餘姚陽中既沒不忍復居遷於岬山則東山在會稽七也有一  
於此事亦昭著況是象乎然今臨安境中亦有東山金陵土山  
傳謂文靖所起東山以僕考之俱非是臨安山則許邁所稱文  
靖嘗坐石室臨濬谷謂與伯夷何遠者蓋謂山海之游而非所  
居之山也金陵土山則所謂金山營墅樓觀林竹甚盛每携中  
外子姪往來游集在入朝貴顯之後亦名東山非其所起東山  
也考之地志參以舊史然後定於一謝氏族盛終始六朝文靖

之元奕、子云、子煥、子靈運復為永嘉太守稱疾去職父  
祖並葬始寧縣有故宅及墅遂移會稽脩舊業傍山帶江盡幽  
居之美又求東郭始寧二田始寧蓋會稽廢縣則靈運居者正  
文靖之舊地今山中有始寧泉名不改自文靖之後子孫居於  
會稽生以為家死葬其地猶不忍舍去非一二世而止也嗚呼  
東晉渡江王謝之族俱隨得王文獻謝文靖再肇晉業從六朝  
三百年安靖者繫二人之力也非惟人物之盛實國家安危是  
賴後世稱江左風流以會稽為首況文靖功業起於此山乎想

見是時天下列頸冀其登庸羔鴈既至巖穴之後舟車縱橫冠  
蓋相屬一時聲烈意氣盛矣數百年後但見蒼山流水萬事寂  
寥而無聞訛誤而相亂雖天下之理顯晦固若是然已晦之迹  
必待人而後彰也故詳書之俾刻山中登覽者有考焉閏月庚  
甲汝陰王銍性之記

重脩謝惠正公墓記

宋中興右丞相謝公諱深甫字子肅東江魯王第二子登乾道  
二年進士歷官右丞相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

公贈魯王謚惠正生於宋紹興己未七月十六日巳時薨於嘉  
泰甲子七月三十日亥時歸葬臨海太平鄉環翠山之原繼封  
保寧寺守奉香火公四子長子采伯官至太傅撥田一百三十  
餘畝永令祭掃次子渠伯官至太師三子棐伯官至宣奉大夫  
四子彙伯官至光祿大夫公孫子居顯官者殆不可以數計第  
五孫女為理宗后追封信王再封衛越王公在吾台可謂第一  
流矣自宋衰元兵熾盛后以父母之故頒詔于台子孫驚悸星  
散於餘姚寧國三衢江西南北等處僅一支寓台八疊族類甚

繁時移已久丞相墳墓祠堂碑刻石獸是前僧看守者攤掘埋  
擦無蹤祀田易賣無存致公之墓久為荆棘之地予已卯歲丁  
內艱歸商擇先妣葬地道經彼都見山水秀麗荒丘堆聳驗知  
是先人福宅詢及父老僉言謝公深甫墓也予興歎而回道及  
謝氏子諱謚字茂重者是予姪翁素儒雅孝友克敦族義聞言  
惕然而思曰久欲覓斯地而未得幸公告我言及宗族各推弗  
顧遂捐已貲脩理墳塋建立祠堂置買祭掃田業凡石碑石獸  
為其攤掘埋擦者俱復故所數百年湮沒遺蹟煥然一新事畢  
適予以罪戍歸茂重以事告予則深喜惠正公有是孫而茂重  
君誠孝矣諸族長向義如茂重者僉議以住居遠隔恐來世子  
孫未必如茂重者之賢遂命置壽域於左側使其子孫念茂重  
之厥艱延祀典於不替噫以丞相之墓而無茂重則攤掘埋擦  
者終湮沒矣烏得如今日之煥々乎則茂重君之興衰起替固  
不待予言而知也予且將以慶其茂重君者慶其祖也

嘉靖丙戌吏部文選郎中余寬譔

重脩上蔡書院記

謝文肅公良佐字顯道汝寧上蔡人究竟鄒魯之奧記問詠洽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顙有泚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受業程門號四先生登元豐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朝奉郎散騎尉召對忤旨坐口語廢黜嘗別伊川一年自云所進但去得一矜字爾明道稱其有王佐才所著有論語集解等書行於世詳誌宋史道學傳乃公生前事也台之有書院則公既歿而黨禍未解其子克念者徙避居台朱給事中震訪遺逸奏官之黃守熒修郡志詢賢裔得克念子偕於傭流中優禮焉因

祠公于學與享廟食景定間王守華甫創建書院城東湖上請于理宗朝定謚文肅宸翰賜今額至元十三年燬于火浙東道宣慰使節齋陳公徙建於郡城玄妙觀右即今地也

國朝宣德七年圮于暴漲按察僉事襄城辛公昉屬阮守勤即故址新之既而提學副使西蜀劉公瑞郡守顧公璘相繼加葺規制漸備迄今踰二紀日就傾敝過者興怛侍御汝陽張公景以宏才奧學持憲凜然體國愛民銳有興革於凡聖賢遺迹多所表彰是歲春按台冒風雨拜祠下瞻顧咨嗟久之乃出公羨

若干緡用新舊觀檄林監州鏢董其役慮譜牒之逸復命何郡  
博世祺暨李邑博應和輯敘之以足考證慮後嗣之困給法雲  
廢寺田壹頃令世掌以備蒸嘗慮承祀之襲選族彥世登者錫  
儒冠服以崇裸薦僅閱月廡廡垣圮煥爾告成監州謂盛事不  
可泯、肅幣徵子言記之嗚呼公非台產也亦未嘗耳提面命  
乎此邦人士也如使生無可法歿無可傳何流風餘韻感人之  
深如此哉傳曰德厚者流光公之謂也又曰獎忠義者及其子  
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侍御公良有焉雖然獨愛不足以爲仁  
獨謀不足以爲智向微數君子尊賢慕古同聲相應於其間亦  
何能至是乎哉故予歷敘其功且以啓夫後之同志者于時諸  
謝居登林坊及芝谿沙埠鎖山大澧雙塔凡六派曰和曰鉞曰  
銖曰撰錦曰珊曰擇鉅及庠士緯恩選輩咸喜祠宇落成飭衣  
冠聚拜相慶予因進而語之曰爲常人之後易爲賢人之後難  
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蓋立身行己之間懿行實才人未之  
信小有疵類衆皆議之故爲賢裔者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  
比他人耳此柳玘所以惓、爲子弟戒也謝氏固多賢令而後

萬一有可以焉豈惟有忝於厥祖抑亦重負侍御公之盛心而  
且貽我以不知言之愆也可不念哉衆皆曰唯々

大明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夏五月朔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通奉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布政奉  
詔進階正奉大夫正治卿後學臨海蔡潮撰

東山志卷之十六終



